

《新花雨132：治王诱情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185

字数：80000

印刷时间：2005年01月01日

开本：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204075959

内容简介

如果他只是一名平凡的樵夫，
在山林溪畔遇见了浣纱捣衣的她，
肯定会当场跪地求她跟自己走，
做他一辈子的洗衣妇兼孩子们的娘。
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，
背负着族人鲜血的祈盼，
顶着叛逆的罪名，
他能做的，不过是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牵系，
萍踪浪迹，
寻找一个平凡却不会寂寞的归依。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治王诱情
华蓉

楔子
圣罗皇朝二百二十三年。
圣罗皇朝掌理天下二百二十余年后，连接三代君主衰昧无能，皇族集权势力开始崩毁，四方群雄乘机拥城自据，互相征伐并吞，天下烽烟十年不息，民不聊生。其中，峻德城在短短十年间，从西方迅速崛起，峻德城主峻德天龙自立为王，逐渐与东方的圣罗皇朝相抗衡，各占天下一分。
据说峻德天龙在十五年前，曾依了一名称做“九指神算”的高人指示，前后从民间各地收养了四名天赋过人的男孩，取名为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，期望日后这四名义子能助他夺得天下。
峻德天龙多年来亲手培植训练，四个义子成长之后，个性迥异，各擅奇才，成为峻德天龙的左右手。
峻德修——四王之首，个性深沉冷肃，掌握峻德军权，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狠锐攻击力，令人闻风丧胆。
峻德齐——排行老二，极富正义感，司职刑赏，执法作风强悍。
峻德治——排行老三，温文儒雅，心思细腻，具有惊人的谋策能力，常随峻德天龙商策国事。
峻德平——排行老四，能言善道，长袖善舞，经常代峻德天龙出使他国，拉拢不少盟邦。
这四个年轻大将，由于功绩彪炳惊人、一时之间天下显赫，“峻德四王”的名声于是不胫而走。
峻德天龙的野心，加上他们四人联手护卫谋策之下，峻德城的版图迅速扩张，强力并聚

四方城池，峻德城的声势如日中天。

足以左右天下局势的朗日城，打算投靠圣罗皇城，并挟持谏城女要挟峻德修投降，不料反被峻德修一举攻破朗日城及圣罗皇城。于是，峻德天龙顺势取代圣罗皇朝，立即召告天下，自立君皇。

一夕之间变天易主，圣罗王朝灭，峻德王朝兴。治王诱情 华蓉

楔子 圣罗皇朝二百二十三年。圣罗皇朝掌理天下二百二十余年后，连接三代君主衰昧无能，皇族集权势力开始崩毁，四方群雄乘机拥城自据，互相征伐并吞，天下烽烟十年不息，民不聊生。其中，峻德城在短短十年间，从西方迅速崛起，峻德城主峻德天龙自立为王，逐渐与东方的圣罗皇朝相抗衡，各占天下一分。据说峻德天龙在十五年前，曾依了一名叫做“九指神算”的高人指示，前后从民间各地收养了四名天赋过人的男孩，取名为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，期望日后这四名义子能助他夺得天下。峻德天龙多年来亲手培植训练，四个义子成长之后，个性迥异，各擅奇才，成为峻德天龙的左右手。峻德修——四王之首，个性深沉冷肃，掌握峻德军权，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狠锐攻击力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峻德齐——排行老二，极富正义感，司职刑赏，执法作风强悍。峻德治——排行老三，温文儒雅，心思细腻，具有惊人的谋策能力，常随峻德天龙商策国事。峻德平——排行老四，能言善道，长袖善舞，经常代峻德天龙出使他国，拉拢不少盟邦。这四个年轻大将，由于功绩彪炳惊人、一时之间天下显赫，“峻德四王”的名声于是不胥而走。峻德天龙的野心，加上他们四人联手护卫谋策之下，峻德城的版图迅速扩张，强力并聚四方城池，峻德城的声势如日中天。足以左右天下局势的朗日城，打算投靠圣罗皇城，并挟持谏城女要挟峻德修投降，不料反被峻德修一举攻破朗日城及圣罗皇城。于是，峻德天龙顺势取代圣罗皇朝，立即召告天下，自立君皇。

一夕之间变天易主，圣罗王朝灭，峻德王朝兴。但峻德天龙早就对峻德修忌惮不已，惟恐日后成为心腹大患，于是当峻德修班师回城时，立即扣上不服君主、擅自出兵的罪名将他押入天牢，指派峻德齐审判司刑。司审城国朝臣刑赏的峻德齐，认为峻德修功大于过，罪不致审，于是助峻德修和谏城女逃出城外。在城外崖道上，峻德齐遭弓箭手狙杀，弃马坠崖后失忆。再度回城时，在刺杀意外中救了峻德天龙一命，但心爱女子也身受重伤，峻德齐伤心欲绝，认为自己已经报了峻德天龙的养育之恩，决意抱着心爱女子出走，不再恋栈天下大业。至于峻德平，因出使朗日城中途遭暗算负伤，无法完成出使朗日城的任务。峻德平深知峻德天龙的残酷个性，得到天下后，必容不得他，于是带着心腹小仆阿锁遁入西北荒。从此，峻德朝中，三王出走，独留峻德治王。

01 夜风带着肃杀的气息，吹向灰蒙蒙的夜空星子。山林动物们似乎具有灵性，早已嗅闻到不寻常的气息，全都偃声抑动，整个山头笼罩在一片惊心的静默之中。

山林深处，隐蔽在巨石下的山洞口前，立着两名俊挺男子。其中一名身材瘦削、面容俊秀无俦的白衣男子，轻轻摇着折扇，看向林间的眼眸，蕴着似笑非笑、令人瞧不透的神情。另一名身材较为高壮的蓝衫男子，眼神极其凝重，不时警戒地望向林子深处，探查异常的动静。两人的气质呈现明显的对比，一个外放抢眼，一个内敛沉冷，惟一相同的，是他们两人的身上都染溅了一大片骇人的暗红血迹。“治三弟，多谢你了。”面容粗犷、带着豪气的男子开口，残留激动红丝的疲惫眼神，在确定心爱的女人不会死去后，终于露出放松的神色。“我们兄弟一场，还需要道什么谢？”俊秀男子淡淡撇唇，低头拉了拉白衣衣摆，看到一片深色血渍后，暗暗烦恼地皱了皱眉。“湫眉的命是你救的，等于我欠了你一个恩情。日后有什么危难的话，我定当义不容辞奔回峻德城，全力挺护你。”粗犷男子伸掌，重重地拍了拍俊秀男子的肩头。斯文儒雅的男子抬头看看他，接

着转头看了一眼肩上的重量，忽然莫测高深地笑了一下。

“日后？我们四兄弟日后是否还会再度相会，只能靠造化了。”“真的？那……那是不是连修大哥跟平四弟也见不到了？”个性一向重情重义的峻德齐听到他们四兄弟最后竟要各自分奔他方，且不知何日能再相聚，忍不住难过地蹙起浓眉。

“一切凭今生造化。”峻德治依旧淡笑，没有给他明确的回答。“造化？这又是天命还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每次都这样，老爱装神弄鬼，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却又什么都不说。小心有一天自己也着了‘造化’的道。”峻德齐气闷不已地猛抓头。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也只好认了。”峻德治无所谓地耸耸肩，仿佛不管天命世局如何演变，他都能甘之如饴。“兄弟们都走了，只剩你一人留在峻德城。义父当上君皇后，变得比以前还要怕死，脾气阴晴不定，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一点儿也没错。我实在很担心，若你面临危难时，无人可以伸手援救你。”峻德齐的一对浓眉蹙得高高的。“危难我不怕，只是怕会寂寞而已。峻德四王修、齐、治、平四人，已经出走了三人，如今只剩我峻德治一个人留守义父身边，峻德城与天下的命数都要落到我一人的肩上来承担，想来就觉得万分寂寞。”儒雅男子露出苦笑，无奈地挥了挥手中的折羽扇子。

“治三弟……”峻德齐浓眉一皱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原本相信自己最后必定将为峻德天龙而死，也深信这是自己不可违逆的天命，但是朱潋眉不顾一切拼了命地用生命护他，竟然扭转了他的死劫。虽然峻德天龙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但他已经用一命偿还了峻德天龙的养育恩情，从此以后，他只愿为朱潋眉而活。

他认定自己的命已经属于潋眉所有，无论如何再也不会回峻德城去为峻德天龙效死。“没想到，我们修齐治平四兄弟为义父及峻德城付出所有心血、打下天下江山后，最终竟然是以各自奔离、四散他方为收场。”峻德齐失落地重重叹气。

峻德治没有回话，只是噙着笑静静伫立，眼眸微眯，投向漆暗夜林。寂静林间，偶尔响起几声孤单的夜虫低鸣，仿佛也在对明日天亮后的命运感到惶惑不已。

过了一会儿，峻德治才开口打破窒人的沉默。“齐二哥，此地已经不宜继续藏身久留。趁着夜色，快带你的女人离开这里。我估计天亮后，峻德追兵就会搜到此处了。”峻德治合起扇子，指了指远处不甚安宁的山头。

峻德齐眯了眯眼，望向那座山头，果然在隐约间见到摇晃窜动的火光。“的确是该快点离开了。好兄弟，日后如果有缘再见面的话，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，大醉个三天三夜。”

峻德齐转身看向峻德治，豪爽地拍拍三弟的肩。

“一定。”峻德治含笑点头，深深地与峻德齐四目相交。峻德齐转身进入山洞里，抱着因大量失血而昏睡的纤柔女子走出来，用布绳将她温柔且仔细地在自己背上缚好，站直身子后，便向峻德治点了点头，当做是告别，然后转身迈着大步离开。两人嘴上不说，其实他们内心都明白，今夜这一别，日后要再相见，恐怕已是白头之后、黄泉之下。

峻德治没有说话，沉默地目送他们两人离开，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又突然开口。

“向北走，齐二哥。你的命盘生门在北方。”听见峻德治的交代，峻德齐脚步一顿，转过身来向他咧嘴一笑，点点头后，即转身投入幽暗林间，向北而行。

见峻德齐走远到看不见之后，峻德治轻叹一声，低头看看自己染血的白袍。“这身血渍怎么办？就这样回去的话，让人撞见了可不好。”他摇摇头，烦恼地拉着衣摆，缓步走向树林后方的小溪边。看着溪水，再望望将亮未亮的蒙蒙天色，考虑再三，才脱下外袍，站在溪岸边，笨拙地拎着外袍，伸长手将染血的衣袍浸入水中抖两下。“怎么还是脏的？真难洗。”他在水中拎起衣服，很不满意地瞪着范围似乎更加扩大的血渍。浸过水后，白衣不但没干净一些，反而弄得整件衣料全染上带着淡淡铁锈味的粉红色泽。

皱皱眉，他又再度将衣袍浸入水里。

就这样，来回浸了四五次，白衣上的血迹，依然明显刺目。峻德治颇想叹气。

“喂，衣服不是那样洗的。”一声娇脆的嗓音在他身后吃吃低笑。听见不速之客的娇嫩嗓音，峻德治淡淡回头，只见一名身着利落短衣，扎着两条粗麻花辫的姑娘，抱着一盆布纱，轻轻悄悄地蹲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浅岸边。虽然天色昏暗，看不清她的容貌，但她晶亮的双眸和皓白贝齿在昏暗中闪着黠丽的光芒，让人足以清晰地勾勒出她清俏可人的笑意。

原来在他到达之前，溪边早已有入。而他笨拙的洗衣举动，也早就被人看光光了。

“我没洗过衣服。”峻德治好脾气地耸耸肩，不在意她言语中的不敬之意。“洗衣洗得这么笨拙，你肯定从没做过活儿。”虽然猜到他的尊贵出身，女子还是忍不住取笑一番。“能否请教这位小姐姐，该如何洗好一件衣服？”他半笑半认真地转身，恭敬地向她抱拳为礼。“很简单啊，两条腿踩进水里，两只手浸到水里，把衣裳用力地揉、揉、揉，这样就成啦！”女子有点不屑地翻翻白眼，径自走到溪边去，挑起一块布纱，在空中比划两下，示范正确的洗衣动作。

峻德治挑挑眉，看看手里的湿衣，再看看溪水一眼，想了一会儿后，才转头望着她。“如果我给你钱，你可以帮我洗个衣服吗？”他提了一个每位有钱公子哥儿都会想到的提议。

“给我钱？没问题，拿过来吧！”没想到女子大方地接受，真的向他伸手要拿衣服。“你不问我要给你多少钱？”虽然嘴上这么问，他还是勾起湿衣服，扔到她怀中的木盆里。“你愿意的话，就给我多一点钱，当做我冒着天冷下水帮你洗衣裳的奖赏。如果只肯给我一点点，我也认了，反正我都得要下水去做活儿，不差洗你一件衣服。”女子轻声笑了一下。听见女子豁达的响应，峻德治露出有些意外的神色，头一次仔仔细细地将她瞧了好几眼。夜色渐稀，视线也慢慢清明，他这才稍稍看清楚眼前的女子。女子长得娇俏讨喜，白白润润的小脸上嵌着黑白分明的大眼，形状美好的菱形红唇弯成一道令人愉悦的弧线。女子一点儿也不避讳峻德治的审视目光，径自熟练地挽起衣袖裤管、脱下鞋袜，露出一截浅麦色的手足，抱着木盆儿慢慢涉足到溪中的一块大石旁。

当她下水的一刹那，他听到她一声几不可闻的抽息，似是寒冷无比的溪水令她不适。“水很冷吗？如果太过冰凉的话，就别洗了。”峻德治想到此时天色未亮，溪水必定是冰冻彻骨，内心突然一阵不忍。“放心，这种水温我早就习惯了，我还曾在更冷的气候里下水浣纱呢！”她无所谓地笑道。但是，当她从盆里掏起他的衣裳，惊见到白色布料上的大片血迹时，笑容忽然消失，结结实实地愣住了。“你、你杀人了？”

“不，我是救人。”他笑着摇头。

“那就好，我可不帮坏人洗衣服。”她松了一口气，弯腰将衣袍浸入水里。“这么简单就信了我？也许我说谎，刚刚不但杀了人，在这之前还杀人无数、双手沾满血腥哦！”他垂眼看着那正浸水洗衣的纤瘦身子，似真似假地开着玩笑。

女子愣了一下，迟疑地直起腰回头看他。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他回视她，不答反问。女子站在溪水中，低头看看手上的染血衣裳，再抬头仔细地审视他，一脸认真地努力思考。峻德治对她的认真不觉失笑，于是任她直率的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看个够，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的冒犯。

“你骗我。”柳眉突然一蹙，黑白分明的大眼娇瞋地望着他。

“哦？”峻德治笑吟吟地挑眉。

“刚刚接过你的衣裳时，衣上有药味，我相信你真的是一名救人的大夫。”“好聪明的

姑娘。”他点点头，漆墨似的眼眸闪了一下犀锐的精光。没料到一名山野村姑，竟然拥有这种细密如丝的灵黠慧心。女子受到赞许，羞赧地笑了一下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